

外国

军事文学

译丛



哈卡威第六纵队

【英】约翰·哈里斯 著

张 焕 杨运芳 译

WAIGUO JUNSHI
WENXUE YICONG

昆仑出版社

外国

军事文学

译丛

63854

哈卡威第六纵队

2611.45/12

[英] 约翰·哈里斯 著

张 焕 杨运芳 译

WAIGUO JUNSHI
WENXUE YICONG

昆仑出版社

John Harris
Harkaway's Sixth Column
First Published
By
Hutchinson 1983
Arrow edition 1984

· 外国军事文学译丛 ·

哈卡威第六纵队

〔英〕约翰·哈里斯 著

张 焕、杨运芳 译

昆仑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）
一二〇二工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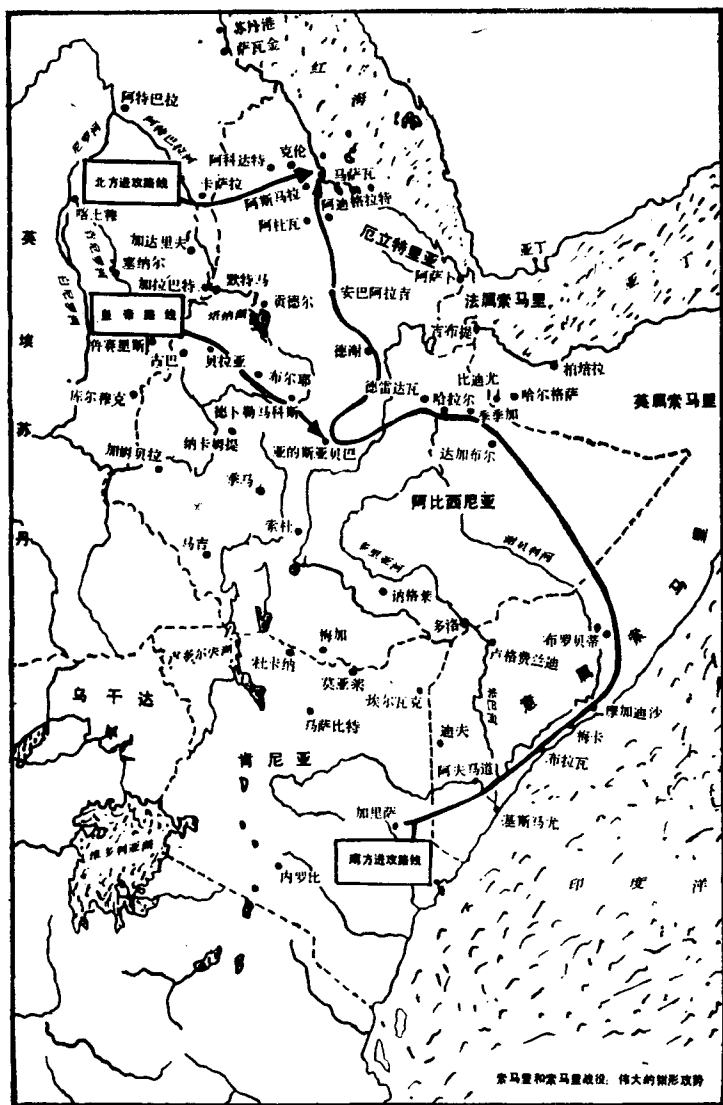
*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 $10\frac{3}{4}$ ·插页2·字数203,000

1986年9月第1版·198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,001—6,900

书号10282·20 定价1.60元



作者笔记

一九四〇年六月十日，当墨索里尼向英国和法国宣战时，他自以为是在做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。在希特勒的军队发动进攻之前，英国远征军便从法国的敦刻尔克撤回本土，法国军队也随之后撤，如此以来，他感到胜利在望了。墨索里尼不仅想控制法国的尼斯、科西嘉、萨沃艾，以及他宣称已归为已有的法国其它几个地方，而且企图将英属索马里和苏丹也划入意大利帝国的版图。

自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征服阿比西尼亚并废黜了海尔·塞拉西的帝位后，墨索里尼便陈兵于意属东非——其中包括意属索马里、厄立特里亚和阿比西尼亚，成千上万的士兵中有：一流的正规军、黑衫党、殖民军，以及被称为班达的土著游击队员组成的杂牌小分队。特别是与法国签订了停战协议，法属索马里被割让之后，他更加感到胜利可以唾手而得。

这样便意味着英属索马里已与外界隔绝，处于包围之中。西面是阿比西尼亚的大片国土，北面是意属厄立特里

亚，南面是意属索马里。现在唯一能与外界发生联系的一面是海，但意大利潜艇封锁了红海海面最窄处的 丕林海峡；英国军队在埃及被紧紧咬住不放，毫无来救援的希望；而从红海南面也丝毫没有到北面去的可能。肯尼亚、罗得西亚和南非虽然都参战了，然而，其军队装备低劣，机动能力差，对越过相距十四个小时路程的亚丁海峡来说，简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。

在任何情况下，企图守住英属索马里都没有多大价值。因为这个地方很小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，主要是沙漠与荒山。柏培拉是其首都，在冒着水泡的水边上，零乱地矗立着几幢房子，气温高达华氏115度^①。除此之外，当意大利在南、北、西三面屯集武器与兵员时，他们遭到抵抗的只不过是些普通的武装力量，其中大部分由皇家非洲来福枪团组成，即配备有白人军官和军士的土著部队。在英属索马里，尽管意大利人为了防止入侵而封存了汽油，但英国仍然凑成了一支足以打到海边的部队。

于是，就出现了这部故事中那些奇遇，而其中许多情节与事件也都真正发生过。

真主创造了阿拉伯人，然后才创造了世界上其他人，继而又创造了索马里人。最后，他哈哈大笑。

——阿拉伯谚语

^① 摄氏46.1度——译者注

目 次

作者笔记	(1)
上卷——自由的英国人	(1)
下卷——第六纵队	(141)

7.26/26

上卷 自由的英国人

1

“他们的冰淇淋配什么吃？他们叫什么‘哦索尔米欧’的那些东西。”塔利说。“我认为意大利人是一帮白痴。”

古奇看了他一眼。贝德福德牌卡车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颠簸着向前行驶，坐在车上的人也随之而不住地晃动。

“这些人十分典型，背后尽说法国人的坏话。”古奇同意塔利的说法。

“这些家伙都是笑里藏刀的畜牲，叫人信不过。”塔利继续说。“我记得，有一次在亚丁，吉米·狄龙就被牵涉进去过。我想那人是个水手。吉米把他送回到他来的地方，结果却丢掉了几颗牙齿。”

塔利笑笑，仿佛又想起了当时的情景。他瘦小干瘪，一双大而无邪的眼睛曾迷惑过许多姑娘和军官，离奇古怪的脸上嵌着细小鼻孔的鼻子，蓬乱的头发直立着，活象一把扫院子的扫帚。

“吉米·狄龙是条好汉，”他接着说。“你知道吗，当着众人的面，他被脱光了。”

“好象是值班时喝醉了，是吧？”

塔利点点头。“指挥官来时发现了他。中士想为他开脱，就把他枪上的刺刀放下，把他推到岗楼墙边靠墙站着，让另一个人紧挨着站在他身旁。这样，虽然使他不再摇摇晃晃，但还是没能使他一直站下去，最后滑溜着倒下了。结果被关进了禁闭室。我是看守他的人之一。”

卡车又碰上另一道车辙，咔咔嚓嚓响得厉害。塔利不得不静下来依住车厢侧栏板。直到驶上平路，卡车才恢复了平稳。

古奇抬头看看。“帕蒂，那个军官是谁？我是说狄龙被脱光时进来的那一个。”古奇向前靠靠，点上一支香烟。他身材高大，方方正正，两肩几乎要将衬衣撑破，两只手象两个簸箕，长着一双凶神恶煞般的眼睛。“他是谁？”

塔利龇牙一笑。“长脸佩蒂。你知道这个人。长长的脑袋，凹陷的脸，大下巴。”他朝坐在车厢里的第三者看看。

“你从未见过佩蒂，下士？”

下士哈卡威似乎根本没有注意他们在谈论什么。他长得很英俊，高高的个子，身材匀称，淡黄色的眼睛，红头发。此刻，他正在想着伙伴们从未想过的事情。塔利看看古奇，耸了耸肩膀。

“继续说狄龙吧，”古奇说。“一个男子汉当着全营人的面被扒光衣服，这种事情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到的。”

塔利非常同意地点点头。“事先他的臂章缀得就不怎么牢，因此，非常容易撕下来。长脸的刀子不是很利，狄龙就把自己的刀子借给他，甚至还帮他们脱衣服。狄龙一贯是很有教养的。如果不是战争爆发的话，至今他肯定还在服刑。结果，他们把他送到这里来了。我想，他们可能认为凭着十辆装甲车，八辆旧坦克，约四千人就能守住这个地方。英属索马里需要每一个人，特别象狄龙这样的人。他比所有人、其中包括长脸都更知道该怎样去当兵。当意大利人参战时，他们把臂章还给他，并把他提为中士。”

“这就是英属索马里与英格兰的不同之处。”古奇表示赞同。

“也是一个好差事。不过，我希望有一天回到家乡去，同时也希望上帝不会让家乡象这个残忍的地方一样。”

塔利的话意味深长。他们穿过炎热而烟雾迷漫的平川向着山区前进。小小的伤疤似的峡谷或叫做溪谷，将烧焦了的一望无际的干裂平川封锁起来。地上简直寸草不生，淡褐色砂子中的云母闪闪发光；荆棘丛寥寥无几，一折即断的枝枝杈杈呈现着灰色，它似乎是留在这里的唯一易于逝去的生命。遍地找不到一点绿色，没有一片绿叶或一棵青草，在被风吹平的白骨般的土地上，白蚁冢就象一个个奇形怪状的小塔。

卡车在继续前进。在一泉眼旁边，他们遇见一个孤独的牧民，放着几只山羊、长毛绵羊和几峰骨瘦如柴、摇晃着干瘪松软的驼峰的骆驼。泉眼上空盘旋着几只兀鹰，附

近坐落着几座坟墓，埋的是那些试图爬到泉眼跟前而未能爬到便已死去的人。灰色的阿拉伯橡胶树枝和灌木丛枝堆在死者身上，以防尸体被鬣狗吃掉。假若卡车不是向前行驶着，在如此炎热的太阳底下，车厢里面会把人闷死的。

“意大利人参战后，现在情况更糟糕。”古奇说。

塔利点点头。英属索马里曾一直是红海岸边被人们遗忘了的一个小殖民地。这个地方有史以来便很少与外界接触，至今，由于希特勒正向欧洲发动进攻，法国又被从索马里赶了出去，它实际上已与世隔绝。

古奇将脑袋伸出车外，向荒凉的原野瞟了一眼。大部分土地是松散的红沙，火烫烫的，使人不敢在上面行走；其它地方尽是崎岖不平的熔岩圆石，卡车若从上面驶过，准会颠簸成碎片。满身尘土的小袋鼯在蚁冢间蹦蹦跳跳。这个地区，除了他们正在走的这条碎石路之外，别的道路全布满了当汽车用的骆驼的足迹，传统的道路被索马里或阿拉伯商人走得破烂不堪，唯一的通商大道距离公路或海岸都很远。这是一片仅适应于游牧民生活的土地，对于机械化交通来说是可怕的。再强健的旅行家在这里也会被炎热、尘土、痢疾、疟疾以及由含重矿物质的水所引起的各种疾病所致死。

看来古奇还在想着意大利人。“估计他们会到这里来吗？”他问。

“这帮畜牲眼下已到了边境线上。”塔利向前指着。“我听说有几个德国人也和他们在一起，是联络官。鼓动他们

的。”

“他们是不是六月份来的？在他们宣战之后？或者在停战条款上得到法属索马里时？”古奇说。

哈卡威笑了，第一次开口说话。“他们来了好哇，”他说。“你知道他们现在为什么轰炸柏培拉吗？”

“也许是对我们袭击的还击，”古奇说。“我们已经把他们赶到了各个地方：德雷达瓦，古拉，马卡卡，阿斯马拉，阿萨卜，基斯马尤。此外，现在已到八月，南非人不会回去坐着袖手旁观的。在前边开车的这个杂种，还不晓得他要不要回去上前线打仗。格罗贝拉尔……”他琢磨着发音。“谁有象这样的名字？”

“他就有，”哈卡威说。他似乎已从沉思中跳出，参与了目前的谈话。“他来自奥伦治自由之邦。”

“他们是那里的荷兰人，对吗？”

“他似乎不这样认为，他说他们是南非人。”

古奇沉思片刻。“不管怎么说，他开一辆英国军队的卡车算怎么回事？”

“他是公益事业部门的一个小头目，在柏培拉管理一个专为官员服务的停车厂。因为每个人都准备着对付意大利人，你说谁还能不来。再说，别的人谁也不知道路，只有坐在前面的格罗贝拉尔、威利和其他一两个人知道。中士科尼尔斯以前去过那里，但目前他和其他人一起，到图格阿甘狙击意大利人去了。”

“格罗贝拉尔是个平民百姓。”古奇似乎有些焦躁。“装

有一个玻璃眼球。”他补充道。

哈卡威冷冷地看他一眼。“如果意大利人来，”他说，“就不存在谁是平民之说了。不光是格罗贝拉尔。”

谈话中断了好长时间。事实上正如哈卡威说的那样，目前在英属索马里的欧洲人屈指可数，他们几个可谓是其总和。

“意大利人，”古奇笨拙地形容说，“是奸诈的私生子。威利是怎么想的？”

威利——中尉威廉·沃森与司机格罗贝拉尔一起坐在驾驶室。他见多识广，比坐在后面的三个人知道的东西都多，而且他十分清楚，危机的时刻已经到来。如果墨索里尼决定以阿比西尼亚向南方发动猛攻，是没有办法阻止的。英属东非国家较为贫穷，南非空军的飞机大部分又都是些老掉牙的客运机——法国货。旅部的情报官实际上已与他打赌，说意大利人在八月份之前便会侵入，或者往后推迟一周，但决不会超出这个范围。结果到了八月份，意大利人不仅侵入了英属索马里，而且几乎要全部占领它。

古奇坐立不安，又将脑袋伸出车外。在不远的地方，一排刀锋似的山峰突兀矗立于山脉之上，初看呈蓝色，稍远呈紫色，再往远看，是一片灰色朦胧。就在这山峰之中，暗藏着一个山洞，是英国人为了防止入侵而修建的军备仓库。在沃森中尉受命去捣毁它时，他挑选了哈卡威、古奇、塔利作为助手。因为他们都有一技之长——古奇是军械员，塔利是报务员，哈卡威是工兵。有了这些人，可以保证工

作的顺利进行，而不至于中途发生意外，影响皇家海军已准备好的撤退行动。

古奇皱了皱眉头。“他们为什么把那个倒霉的军备仓库建得这么远？”他问道，“就在边境线上？”

“依我看，他们是想在离开阿比西尼亚之前就阻击敌人，”哈卡威说，“那时法属索马里还挨着我们。法属索马里割让给意大利之后，许多人便改变了主意。”

塔利看看古奇，没有吱声。看来哈卡威对什么样的军事问题都知道其所以然。他们认为这是由于他在军官中间有一个朋友的缘故，他那富有修养的谈吐似乎足以证实这一点，实际上却不单单是这一个方面的原因。

“要是能找到，我们就太幸运了！”古奇愤愤地说。

“我晓得在哪里，”塔利说。“我去过一次，走到埃勒迪夫，再拐进山里去。你从未去过埃勒迪夫吧？这个地方曾是一个什么贸易点，也就是一个黑人居住的镇子。镇上有几所欧洲人居住过的大房子，威利说是由奴隶修建的，在象牙和鸵毛交易衰落时期就不再使用了。当地黑人也往里面住，说里面闹鬼。看，有一支骆驼队进到山里去啦。当哈拉里部落的人袭击哈卜尔·欧德西部落时，哈卜尔·欧德西的人把房子用来隐藏他们的牲畜。”

“还有尤尼人、多尔巴罕塔人、阿布人和瓦迪加拉人。”哈卡威说。

“对，也有他们。”

“这么说，”古奇耸了耸肩，“要是有人熟悉周围的

路，那就太好啦。不然，假若我们到那里后，威利从卡车上掉下去，折断了脖子或发生了其它意外，我们怎么能知道回来的路呢？”

“格罗贝拉尔知道，”塔利说，“他去过。”

他们沉默不语了，都在为前途而担忧。英属索马里有史以来就不是什么舒适的地方，何况目前又完全与世隔绝呢。平安无事的时候还没有什么东西值得谈论，现在就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这里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途径，是每周一班的小轮船载着骆驼驶往亚丁，嗨，别提船里多臭了！此外，还有一艘专供刻薄的波罗的海商人使用的小船往来穿梭，当地人却别想沾边。这里任何时候都是一座地狱。在柏培拉洗一个凉水澡也不容易，要头天晚上将水放入池子里，第二天清晨才能跳进去洗。

车厢里鸦雀无声。吼叫的汽车穿过一个小镇。镇子傍山麓环绕岩石而建，绝大部分房屋是小泥草庵，房顶上的草干得触火即燃。几个骨瘦如柴的索马里男人，面孔傲慢而残酷，卡车从身旁经过时，他们仔细地瞅着车里的人们。女人们站在男人身后，身段颀长而苗条，裙子紧紧地绷住臀部，清澈的眼睛也直盯着车里的人。孩子们站在旁边，手中的沙子顺着指缝流落到地上。在一泥草庵前坐着一个老头，长着一副毫无表情的面庞，正责骂着自己的一只脚。在当地居民的住宅后面，有几所较高的欧洲式建筑物，一副残旧破败的景象：摇摇欲坠的阳台，破烂不堪的百叶窗，油漆和灰泥在往下剥落，窗洞空空，房顶下陷。

“这就是埃勒迪夫。”塔利说。

卡车吱吱嘎嘎地向山上开去。这是一辆老破车，一路响声不断。他们离开了一望无垠的延伸到南方的沙土平原，在点缀有石峰与堡垒的道路上蜿蜒前进。卡车向山上行驶着，车厢里的谈话重又开始。他们只顾忙着讲话。谁也没有觉察危险即将来临。卡车在石子路上颠簸着，车内的东西象一打洋铁筒似的，叮叮咣咣响成一片。塔利那只装无线电发报机的箱子碰撞着车厢的钢板呼呼作响。安装低劣的车厢后拦板，发出有节奏的金属撞击声。

“一个英国人等于两个德国人，三个法国人，好几个意大利人，”塔利说道。

“胡说。”

“不是胡说。”

“是这样。”

“不是这样。”

争论刚刚达到高潮，卡车却戛然而止。塔利和他的箱子一块儿滑到前边，古奇与哈卡威也随之滑了过去。卡车的声音消失之后，他们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。

“他妈的！”塔利爬起来，抓住了车厢后拦板。前面沃森中尉正朝他们叫着要注意隐蔽。

塔利、古奇、哈卡威、司机格罗贝拉尔都躲进了卡车旁的一片荆棘丛中，沃森中尉从旁边飞快地向一片岩石丛中跑去。这是两架双翼式飞机，阳光照射在漆过的机翼上。它们掉转机头对准他们。他们看到了在星型发动机周

围的进气口，以及固定起落架的轮罩和机翼间的W型支柱。方向舵上的白十字正中涂着意大利萨沃依皇室徽记，机翼上印着法西斯标志。

“他们是意大利人，”塔利在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中叫道。“你们可以看到束棒和斧头。”

这种“菲亚特 CR42”飞机，现在正以小角度向它们俯冲下来，越飞越近，直到他们可以看到涂在机身上面那褐色与绿色斑点的伪装。在他们看到飞机发动机罩上的枪管发出闪光的同时，发觉在左侧的卡车旁边扬起一排尘土。当它们追上沃森时，他仿佛连翻了两个斤斗，象只被击中的兔子，在岩石丛中滚来滚去。塔利、古奇、哈卡威和那个南非人畏缩在灌木丛中，子弹象干旱土地上的小瀑布一样倾泄在山坡上。

飞机钻入空中，掉转机头向北飞去。哈卡威抬起头，瞪大双眼向卡车望去。只见卡车的帆布篷撕开了许多小裂缝，而另一面却似乎完好无损。然而，在那边，沃森中尉躺在岩石丛中，蜷缩成一团，满身尘土，无声无息，衬衣上殷红的鲜血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。

2

沃森蜷缩在一起的姿势看上去令人难以置信。他的头压在肩下，右腿扭曲在拱起来的身子下面。他的后背上被打了两个洞，一个劲地往下淌着鲜血。